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_臣潘有為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_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_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二

報應三十一

王將軍

姜畧

賀悅

李壽

方山開

王遵

李知禮

陸孝政

果毅

劉摩兒

店婦

屠人

劉知元

季全聞

當塗民

張縱

王將軍

驍騎將軍王某者代郡人隋開皇末年出鎮蒲州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憐之父母尤鍾愛既還鄉里女年七歲一旦忽失所在皆疑鄰里戲藏匿之訪問不見諸兄馳馬遠尋去家三十餘里得於荒野中冥然已無所識口中唯作兔鳴足上得荊棘盈掬經月餘不食而死父母悲痛甚以為畋

獵殺害之報也後合家持齋不復食肉大理寺丞蔡宜明曾為代府法曹親說之

出冥報記

姜畧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畧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羣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畧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畧輒頭痛氣絕久而後蘇因請衆僧急為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終身絕酒肉不殺生命姜畧嘗自說其事

出冥報記

賀悅

唐武德中隰州大寧人賀悅為鄰人牛犯其稼乃以繩勒牛舌斷後生三子並皆瘖啞不能言

出法苑珠林

李壽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鄰狗餒鷹既而公疾見五大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過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任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于門首過而枉殺我

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為追福四犬許之一
白犬不許曰既無罪殺我我未死間汝又生割我肉鬻
鬻苦痛我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于犬
曰殺彼于汝無益放令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
有頃公蘇遂患偏風肢體不遂於是為犬追福而公疾
竟不差

出冥
報記

方山開

唐曹州武城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為業

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十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觜爪飛來攫山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至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生平有何功德可具言之對曰立身以來不修功德官曰可宜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一城非常險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開見其城中赫然總是

猛火門側有數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斗斛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曰善令前二人送之依舊道而下復有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護得免及下山見一大坑極穢惡忽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面及右膊之上爪蹟宛然終身不滅遂舍妻子以宅為佛院恒以誦經為業

出法苑珠林

王遵

唐王遵者河內人也兄弟三人並時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乞

出宣驗志

李知禮

唐隴西李知禮少矯捷善弓射能騎乘兼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捕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病數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匹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

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知禮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回馬射三箭以後諸賊已稍退却箭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辮髮并縛手足臥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厲聲叫曰向者賊退並知禮之力還被王

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不管束凡經三日忽向西北出行入一牆院見飛禽走獸可滿三四畝總來索命漸相逼近曾射殺一雌犬此犬直向前嚙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復見三大鬼各長丈餘共剝知禮皮肉須臾總盡面及目白骨并五臟等得存乃以此肉分乞禽獸其肉剝而復生生而復剝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紀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總失知禮回顧不見一物遂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有一鬼逐

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啖食食畢鬼遂
倒迴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
去籠語知禮曰檀越大飢授以白物三九如棗令知禮
噉之應時而飽乃云檀越宜還家僧亦別去知禮所居
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稍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
女并婢齋箱箱內有錢絹及別置一器飲食在坑東北
知禮心中謂此婢及姪女遊戲意甚怪之回首北望即
見一鬼挺劔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

初死至于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及飯饌為奠禮當時所視乃是銅錢絲絹也

出冥報記

陸孝政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中為右衛隰州府左果毅孝政為性躁急多為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于宅南樹上孝政遣人移就別龕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以湯就樹沃死殆無子遺至明年五月孝政于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即紅腫塞口數日而死

出法苑珠林

果毅

唐貞觀永徽間，整屋鄠縣界有果毅。每客來，恒買豚設饌。衛士家生十豚，總買盡。其最後買者，煮尚未熟。果毅對客坐，遂聞婦人哭聲，意疑其妻向家看之，不哭。至廳，又聞哭聲，看妻還不哭。如此數迴，後更向家，即聞哭聲。在門外，若門外即聞哭聲。在家中，其客大驚，不安席。似聞哭聲云：「男女生十箇，總被果毅吃盡。其客數遍聽之，了了聞此客恻之，即去。果毅驚，因此得病數旬而終。」

客共傳此事焉

出法苑珠林

劉摩兒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摩兒顯慶四年八月遇病而終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比鄰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我為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

還請白家中為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
宇崇峻執杖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曰汝比有何福業
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誦一切經脫衫一領布
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
何須來此遂索簿勘及見簿乃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
曰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時蘇活

出法

苑珠
林

店婦

唐顯慶中長安城西路側有店家新婦誕一小男月滿日親族慶會欲殺羊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為徵遂即殺之將肉就釜煮餘人貪料理葱蒜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火前釜忽然自破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店人見聞之者多斷殺

生馬

出法苑珠林

屠人

唐總章咸亨中京師有屠人積代相傳為業因病遂死

乃被衆羊懸之一如殺羊法兩羊捉手諸羊捉脚一羊持刀刺頸出血數斗乃死少頃還蘇此人未活之前家人見繞頸有鮮血驚共看之頸有被刺處還似刺羊一邊刀孔小一邊刀孔大數年瘡始合

出廣古今五行記

劉知元

唐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之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餘瘦不堪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

舜臣一奴無病而死心上乃煖七日而蘇云見一水犢
白額并子隨之見王訴云懷胎五箇月枉殺母子須臾
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歛引楊司馬
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卒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出朝野僉

載

季全聞

唐則天初京兆人季全聞家富於財性好殺戮猪羊驢
犢皆烹宰於前常養鷹鷄數十聯春夏採魚鼈秋冬獵

狐兔常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
得近遠遠者為勝近者為負以此戲樂在家極嚴殘婢
妾及奴僕有少事或懸開其心或剗去其眼其妻初生
一子自眼上眊有皮垂下至于鼻從額已後又有一片
皮垂至於項有似人著帽焉後生一子牙爪如虎口似
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撥看見其心肺五臟生
而俱死其人有兄亦好鷹犬弋獵性又殘忍酷毒其妻
生男項上有肉枷或如鳥獸魚鼈形或無眼鼻者數矣

出廣古今

五行記

當塗民

吳俗取鮮魚皆生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候轉移時乃死
天寶八載當塗有人業取鰕魚是春得三頭鰕其子去
鰕皮斷其頭燃火將羹之其鰕則化為蛇赤文蜿蜒長
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二鰕亦已半為蛇須臾
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于是家七人皆相繼死
十餘日且盡當塗令王休悋以其無人也命葬之

出紀聞

張縱

唐泉州晉江縣尉張縱者好啖鱠忽被病死心上猶煖
後七日蘇云初有黃衫吏告云王追縱隨行尋見王王
問吏我追張縱何故將張縱來宜速遣去旁有一吏白
王曰此人好啖鱠暫可罰為魚王令縱去作魚又曰當
還本身便被所白之吏引至河邊推縱入水化成小魚
長一寸許日夕增長至七日長二尺餘忽見罾師至河
所下網意中甚懼不覺已入網中為罾師所得置之船

中草下須臾聞晉江王丞使人求魚為鱠呂師初以小
魚與之還被杖復至網所搜索乃于草下得鯉持還王
家至前堂見丞夫人對鏡理粧偏袒一膊至厨中被膾
人將刀削鱗初不覺痛但覺鐵冷泓然尋被剪頭本身
遂活時殿下侍御史李萼左遷晉江尉正在王家食鱠
間縱活遽往視之既入縱迎接其手謂萼曰食鱠飽耶
萼因問何以得知縱具言始末方知所食之鱣是縱本

身馬

出廣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三

報應三十二

朱化

李詹

王公直

黃敏

陳君稜

王洞微

孫季貞

崔道紀

何澤

岳州人

徐可範

建業婦人

廣陵男子

何馬子

章邵

韓立善

僧修準

宇文氏

李貞

僧秀榮

毋乾昭

李紹

朱化

洛陽人朱化者以販羊為業唐貞元初西行抵邠寧迴
易其羊有一人見化謂曰君市羊求利當求豐贍君見
羊之小者以為不可易也殊不知小者不久而大也自
小而易及貨而大其利不亦博乎易之大者其羊必少

易之小者其羊必多羊多則利厚也羊少則利寡也化然之乃告其人曰爾知有小羊我當盡易之其人數日乃引一羊主至化遂易得小羊百十口大小羊相雜為羣迴歸洛陽行至關下一夕所易之小羊盡化為鬼而走化大駭莫測其由明年復往邠寧見前言小羊之人化甚怒將執之詣官府其人曰我何罪也化曰爾以小羊迴易我驅至關下盡化為鬼得非汝用妖術乎其人曰爾販賣羣羊以求厚利殺害性命不知紀極罪已彌

天矣自終不悟而反怒我我即鬼也當與羣羊執爾而戮之言訖而滅化大驚懼尋死於邠寧焉

出奇事記

李詹

唐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擢進士第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鯨輒絨其足暴于烈日鯨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鯨方醉已熟矣復取驢繫于庭中圍之以火驢渴即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絕而為火所逼爍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首失力仆地而卒

頃之詹膳夫亦卒一夕膳夫復蘇曰某見詹為地下責其過害物命詹對以某所為某即以詹命不可違答之詹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故得以迴無何慎思復卒慎思亦登進士第時為小諫

出五泉子

王公直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飢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新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妻

謀曰歎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于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餒死乎妻曰善乃攜錘坎地卷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于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賣葉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唯有人左臂若新支解焉羣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琅邪

王公疑令網紀鞠之其款云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
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檢埋蠶之
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
直埋蠶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發蠶坑中唯有
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
領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事且有坑
蠶之咎法或可恕情在難容蠶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
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寘嚴刑以絕凶醜遂命于市

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為腐蠹矣

出三水小牘

黃敏

江西都校黃敏者因禦寇墜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連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間與髀肉相連而生敏遂惡之他日割去欲下刀痛楚與已肉無異不能而止龜目所視亦同已所見也

出聞奇錄

陳君稜

曹宗二州西界有大鶴陂陂左村人陳君稜少小捕魚

為業後得患恒被衆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
蓋之痛即止後為村人盜網去數日間不勝痛而死德
州刺史鄧某曾任考城令知此事

出問
奇錄

王洞微

唐汾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義縣初為小胥
性喜殺常釣弋漁獵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洎
魚鱉飛鳥計以萬數後為里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
有禽獸魚鱉萬數環其榻而噬之瘡痂被身殆無完膚

中夕之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卧內有羣鳥啁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于是卜日徙居月餘會羣道士修齋授籙是夕洞微瘳後十年竟以疾卒

出宣室志

孫季貞

唐孫季貞陳州人少好捕網飛走尤愛啗鷄卵每每欲食輒焚而熟之卒且三年矣鄰有張生者亦以病卒三日也忽便起坐既行乃徑往孫氏家稱季貞云其言實

季貞其形故張生也張氏之族即詣官以訴云孫先是
吾不當死以生平多害物命故為冤債所訴以食雞卵
過甚被驅入于空城中比入則戶闔矣第見滿城火灰
既為燒爍不知所為東顧方見城戶雙啟即奔從之至
則復闔矣西顧從之復然南顧北顧從之亦然其苦楚
備嘗之矣一旦王謂季貞曰爾壽未盡然死且三年矣
何以復還主者曰鄰有張某死纔三日可借此以託其
神魂王然之今我實季貞也官不能斷郡牧劉尚書廩

親呼問之曰宜以平生一事人無知者以為驗季貞曰
某未死前嘗藏佛經兩卷于屋瓦人實無知者命探之
存焉斷歸孫氏

出玉泉子

崔道紀

唐前進士崔道紀及第後遊江淮間遇酒醉甚卧于客
館中其僕使井中汲水有一魚隨桶而上僕者得之以
告道紀道紀喜曰魚羹甚能醒酒可速烹之既食良久
有黃衣使者自天而下立于庭中連呼道紀使人執捉

宣敕曰崔道紀下土小民敢殺龍子官合至宰相壽命至七十並宜除言訖昇天而去是夜道紀暴卒時年三

十五

出錄
異記

何澤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啖為事尤嗜鵝鴨鄉胥里正恒令供納常豢養鵝鴨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雞爨湯以待沸其子似有鬼物撮置鑊中一家驚駭就

出之則與雙雞俱潰爛矣

出報
應錄

岳州人

唐咸通中岳州府有村人涸湖池取魚獲龜尤倍多悉
剖其肉載龜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後歸家忽遍身
患瘡楚痛號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
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腐墜而死

出報
應記

徐可範

店內侍徐可範性好畋獵殺害甚衆嘗取活鯢鑿其甲

以熱油注之謂之驚魃又性嗜餽驢以驢縻絆于一室
內盆盛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飲五味汁
盡取其腸胃為饌前後烹宰不紀其數後扈從僖宗幸
蜀得疾每睡見羣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又須于
牀下布火及以油醋灌其身仍以罟網蓋覆方暫得睡
以日繼夜常須如此命將盡惟一束黑骨而已

出報
應記

建業婦人

近歲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薊

粟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娣如輩
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如一囊繭焚之頃之背
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
重如負囊矣

出搜神記

廣陵男子

廣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
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
乃取烏梅并以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已後

因患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

穢氣

出稽神錄

何馬子

遂州人何馬子好食蜂兒坐罪令衆于市忽有大蜂數箇螫其面痛楚叫呼守者驅而復來抵暮方絕如此經

旬乃死

出傲戒錄

章邵

章邵者恒為商賈巨有財帛而終不捨貪猥誅求路岐

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為邵之所獲邵便打殺棄之林中其鹿母遙見悲號其聲不已其日邵欲夜行意有所謀也邵只有子一人年方弱冠先父一程行及困于大樹下憩歇以伺其父未間且寢于樹陰中邵乃不曉是子但見衣襖在旁一人熟寐而已遂就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襖而前行及天漸曉見其衣襖乃知殺者是已子也嗟乎章邵兇率如此報應亦宜然

出野人間話

韓立善

蜀金鴈橋有韓立善者作釣鉤積有年矣因食魚鯁喉

成瘡頷脫而死

出微
戒錄

僧修準

蜀郡大慈寺律師修準雖云奉律性甚褊躁庭前植竹
多蟻子緣欄檻準怒伐去竹盡取蟻子棄灰火中準後
忽患癰瘡遍頭面醫者云蟻漏瘡不可醫後竟卒

出微
戒錄

宇文氏

宇文氏偽蜀之富家也孀居國之東門嘗聞寢室上有

人行命僕隸升屋視之獲得野狸三頭并狸母宇文氏
殺狸母而存其子焉未暮歲宇文氏適護戎王承丕丕
殺判官郭延鈞一家宇文氏并前夫一男二女下獄定
罪赦男女斬宇文氏吁得非殺狸母之所報也

出微
戒錄

李貞

蜀錦浦坊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
李貞臨老與鄰舍惡少白昌祚爭競昌祚乘醉以斧擊
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歲與殺狗年正同昌祚小字黑

兒冤報顯然不差絲髮

出微戒錄

僧秀榮

蜀郡金華寺法師秀榮院內多松栢生毛蟲色黃長三
二寸莫知紀極秀榮使人掃除埋瘞或棄于柴積內僧
仁秀取柴煮料于烈日中曬乾蟲死者無數經月餘秀
榮暴卒金華寺有僧入冥見秀榮荷鐵枷坐空地烈日
中有萬萬蟲啞噬僧還魂備說與仁秀仁秀大駭遂患
背瘡數日而卒

出微戒錄

母乾昭

蜀人母乾昭有莊在射洪縣因往莊收刈有鹿遭射逐之驚忙走投乾昭昭閑于空房中說與鄰僧法惠法惠笑曰天送食物豈宜輕捨乃殺之沽酒炙鹿共僧飲啖僧食一塊忽大叫云刀割我心嘔血至夕而死

出像戒錄

李紹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千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蓄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

夫有兒子自內走出出斧正中其首立死一家惶駭且捕
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

出微
戒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四

報應三十三

竹永通

宜城氏

韋慶植

趙太

李信

謝氏

王珍

王會師

解奉先

童安玕

劉自然

李明府

劉鑰匙

上公

施汴

公乘通

僧審言

竹永通

隋并州孟縣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索之云還訖遂于佛堂誓言云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後漸分明仍是竹永通字鄉人漸知觀者日數千此家已知遂用粟百石于寺贖牛別立一屋事之如生仍為造像寫經月餘遂

死

出異錄

宜城民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
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
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遷從
外來入堂不見人便偷錢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
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捶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
其家猪生一狔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託夢于
婦曰我是汝夫為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

作猪來償債將賣與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兄齋錢詣社官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長安弘法寺靜琳師是遷之隣里親見其猪嘗話其事焉

出法苑珠林

韋慶植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

慶植妻夢見亡女著青練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
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語父母坐
此紫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
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自往觀果有青
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
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
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
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

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
鳴遂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
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

出法苑
珠林

趙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號為
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
上有童女年十三四著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於碓
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

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舍厨内西北角壁中然我
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
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
年矣于厨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
復食肉

出法苑
珠林

李信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為隆政
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審乘赤草馬一匹

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
進信以程期逼促撾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語信曰我
是汝母為生平避汝父將石餘米與女故獲此報此駒
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了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
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弛鞍轡謂曰若是
信母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
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廐檻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
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孫

無隱岐州司司法張金庭為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

出冥報拾遺

謝氏

唐雍州萬年縣閭村即灊渭之間也有婦女謝適周縣元氏有女適迴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于來氏女曰我生時酤酒小作升乃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

寤其女涕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
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
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
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
若遇餘人必陸梁舐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
焉女即日就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今現在阿照家
養飼女常為阿娘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

競施財物

出冥
報記

王珍

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珍能金銀作曾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珍不知此人死後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間其羊頻跪無數珍已怪之夜繫于柱珍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看之無所見珍復卧又聞之起看還無所見怪之遂開門卧未睡見一人云昔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將殺之叩頭乞命再三懇苦言訖出房門即變作羊王

珍妹于別所見此人叩頭一如珍所見遂放羊作長生
珍及妹家即斷食肉珍以咸亨五年入海運船上無菜
人皆食肉珍不食唯飡空飯而已

出廣古今
五行記

王會師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母亡服制已畢其家乃
產一青黃牝狗會師妻為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
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為嚴酷家人
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

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正乃
于市北已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
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
過齋時即不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出法苑珠林

解奉先

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像壁未畢而逃及見
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于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
為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卒後王家牯牛產一驛犢有白

毛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焉

出國史
異纂

童安珩

唐大中末信州貴溪縣乳口鎮有童安珩者鄉里富人
也初甚貧窶與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嘗假借錢六七萬
即以經販安珩後遂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珩拒諱之
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珩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
誣願安珩死後作牛以償某詞甚懇苦安珩亦給言曰
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

玆死死後半年珙家牯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
字曰童安玆厯厯然遠邇聞之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
安玆妻玆妻子并親屬等往視之大以為恥厚納金帛
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許以牛母并犢別攔
餵飼安玆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人守禦竟不
能獲

出報
應錄

劉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按因連帥李繼

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
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
弱質託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
有美髮何為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痛慙既迫于
差點遂獻于劉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尋歿于金沙之陣
黃妻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
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
守召其妻子識認劉自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

肉若能飲啖即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嚙食
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不納
日加鞭捶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
子竟慚憾而死

出微
戒錄

李明府

唐火井縣令李明府經過本縣館于押司錄事私第主
人將設酒饌欲剖一白羊方有胎其夜明府夢一素衣
婦人將二子拜明府乞命詞甚哀切李不測其由云某

不曾殺人婦人哀祈不已李睡覺思惟無端倪又寢復夢前婦人乞命稱某命在須臾忍不救也李竟不諭其意但驚怛不已再寢又夢前婦人曰長官終不能相救某已死訖然亦償債了某前身即押司錄事妻有女僕方妊身懷二子時某嫉妬因笞殺之紹夫云女僕盜金釵并盒子拷訊致斃今獲此報然已還其冤債其金釵并盒子在堂西栢料內為某告於主人請不食其肉為作功德李驚起召主人詰曰君判一白羊耶有雙羔否

曰是具話夜來之夢更歎異及尋拱枋內果得二物乃取羊埋之為作功德追薦焉

出報應錄

劉鑰匙

隴右水門村有店人曰劉鑰匙者不記其名以舉債為家業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殷富者為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積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繫

利畧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膝肋之間如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箠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購贖之置于堂室之內事之如生及斃則棺斂葬之于野蓋與劉自然之事髣髴矣此則報應之道其不

誣矣

出玉堂閒話

上公

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餘門

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為上公不記其法名也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夢見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內錢八百上公覺而異之遂自取筆書于寢壁同住僧徒亦無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後常住有老牯牛一頭無故而死主事僧於街市鬻之只酬錢八百如是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貸之屠者數輩皆酬價八百上公歎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

不嗟歎

出玉堂閒話

施汴

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為其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斑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道士邵修默親見之

出稽神錄

公乘通

渚宮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隱隱人或難知死後湖南民

家生一黑驢駒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孫聞之懷
恥竟不能尋贖江陵人皆知之

出北夢
瑣言

僧審言

雲頂山慈雲寺四方歸轅供食者甚厚寺主僧審言性
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養妻子無所不為僧
衆稍孤潔者必遭凌辱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
石曰有鼠嚙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
此數十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

審言二字

出戒錄傲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五

徵應一

帝堯

周武王

越王

臨洮長人

漢高祖

陸賈

漢元后

後漢章帝

吳大帝

魏明帝

晉司馬氏

白燕

晉武帝

晉惠帝

晉元帝

蜀李雄

宋高祖

宋孝武帝

宋明帝

齊太祖

北齊神武

後周太祖

陳高祖

隋文帝

隋煬帝

唐高祖

唐太宗

唐齊王元吉

唐中宗

唐相王

潞州別駕

金蝸牛

帝堯

秦始皇時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國去軒轅之

丘十萬里臣國先聖見冀州有黑風應出聖人果慶都

生堯

出王子年
拾遺記

周武王

紂之昏亂欲殺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
埋于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於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
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
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時有朱鳥銜
火如星之照耀以亂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國滅其

烽燧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赤玉璽文
曰木德將滅水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
姬之聖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二分歸周乃元元之
類嗟殷亡之晚恨周來之遲

出拾遺錄

越王

越王入吳國有丹鳥夾王飛故勾踐之霸也起望鳥臺

言丹鳥之瑞也

出王子年拾遺記

臨洮長人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為十二枚以寫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

出小說

漢高祖

滎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為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此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於此

出小說

陸賈

樊將軍噲問於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
瑞應豈有是乎陸賈應之曰有夫目矐得酒食燈火花
得錢財午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
大亦宜然故曰目矐則呪之燈火花則拜之午鵲噪則
餽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
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曰瑞
應天命無信不可以力取也

出小
說

漢元后

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指墮后續筐中后取之
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毋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
乃寶錄焉及為皇后常置之璽笥中謂為天璽也

出西京雜

記

後漢章帝

後漢章帝永寧五年條支國來獻異鳥名鵲鵲其高七

尺解人言語國太平則羣翔鳴焉

出王子年拾遺記

吳大帝

吳孫權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何獲曰只獲一豹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權稱尊號立廟于山下

出武
昌記

魏明帝

魏明帝時泰山下出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色彪發如人雕鏤自上及下皆合而中開廣五尺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明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形土王陰類魏為土德斯為靈

徵又沛國有戊巳之地土德之嘉祥也乃修戊巳壇黃
星炳夜又起畢昴臺祭之言魏之分野歲時皆修祀焉

出王子年
拾遺記

晉司馬氏

水星之精墜于張掖郡柳谷中化為黑石廣一丈餘高
三尺後漢之末漸有文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
震聞聲百餘里其石自立白色有牛馬仙人及玉環玉
玦文字之像後司馬氏受命以符金德焉

出錄
異記

白燕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一白燕以為神物以金籠盛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以晉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燕來巢以為瑞應師曠事晉古今之議相符矣

出王

子年拾遺記

晉武帝

晉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冉冉似金盞有羌人桃馥字世芬在殿

中養馬解陰陽之術云此草應金德之瑞帝以草賜張
華華作金荳賦云翫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
祥乎金德比名類而相亂

出王子年拾遺記

晉惠帝

高堂隆嘗刻鄴宮柱云後若干年當有天子居此及晉

惠帝幸鄴年歷當矣

出異苑

晉元帝

晉中宗為丞相時有雞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而復來

如此再三占者云雞者酉酉者金夫雀變而來赴之即王踐柞之象也又云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入安東廳占者以為當進三爵為天子

出洞林記

蜀李雄

蜀長老言宕渠故賽國今有賽城盧城秦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為應焉

出華陽國志

宗高祖

晉安帝時冀州桑門釋法珍告其弟子普嚴曰嵩山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枚并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代之數也嚴告同學法義以安帝義熙十三年於嵩廟石壇下得寶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世宗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宗孝武帝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備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時八月孝武始誕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出洽

聞記

宋明帝

宋明帝自序云予初封湘東王居侍中衛尉府孝武皇帝為予置蕭惠開宅邸經營方始鑿池獲赤玉一枚色如練朱半圓半方重五斤光潤如瑩世祖崩少帝繼位

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惡聞直言醉為非法
予驟諫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驚怖奔走
西邸遂空於是百姓悉入邸適意取物纖毫畢盡至夜
少帝醉醒意頗解釋明日左右文武方還予於是不喜
居于西邸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起私宅于建陽門外
始成予別覓一宅換之少帝許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
宅在清溪西舊邸今湘宮寺河洛識曰靈曜豫見東南
隅予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且在吳地蓋天應也

出宋
明帝

自序

齊太祖

齊太祖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荀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真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

出談數

北齊神武

北齊神武少曾與劉貴賈智為奔走之友貴曾得一白鷹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有一第屋

兔將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
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
子何故觸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遍
捫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
訪問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
加敬異

出三國
典畧

後周太祖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漢築長安城之日已為

北面軍主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永熙之後權雄分據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計盡力窮須臾興來太祖請其策謀更無餘語直云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過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時東軍旗幟服色尚黃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大破神武于沙苑

出廣古今五行記

陳高祖

陳高祖武帝受禪之日其夜有會稽人史溥夢朱衣人

戴武冠自天而下手持金板上有文字溥視之其文曰
陳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

出談
藪

隋文帝

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
僧號為棖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
言議棖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

隋文帝即位便有遷都意

出西
京記

隋煬帝

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

下

出感
定錄

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為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為驗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萬日

出錄
異記

唐太宗

太宗誕之三日也有書生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貴子
因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貴因此兒二十
必能安民矣

出感
定錄

唐齊王元吉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
曰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映澈宛若龜形見者
咸異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浸

而經宿磨之其字愈明於是內外畢賀高祖曰上天明命朕以萬古孤陋寡薄寧堪預此宜以少牢祀石龜而

酹送之

出廣德神異記

唐中宗

唐中宗為天后所廢於房陵仰天而歎心祝之因拋一石于空中曰我後帝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樹枝冒挂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其鏡中影人語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復居帝位

出獨異志

唐相王

唐安州都督杜鵬舉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韋后方盛而鵬舉暴卒在冥司鞫訊未畢至王殿前忽聞官曰王今當立相王為皇帝王起至堦下見人身皆長二丈共扶輦者百人相王被袞冕在輦中鬼王見之迎拜相王下輦答拜如是禮成而出鵬舉既蘇言之時相王作相矣後歲餘韋皇后將危李氏相王子臨淄王興兵滅之而尊相王為皇帝乃召鵬舉遷其官

出紀聞

潞州別駕

唐玄宗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州韓凝禮自謂知五兆因以食飭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

起官至五品

出國史
異纂

金蝸牛

唐玄宗在藩邸有蝸牛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上心懼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

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之又有琢玉為之後人時有

得之者

出錄
異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六

徵應二

唐玄宗

叱金像

天寶符

蜀當歸

萬里橋

唐肅宗

唐武宗

唐宣宗

迎光王

唐懿宗

唐僖宗

李邵

後唐太祖

後唐明宗

潞王

晉高祖

偽蜀主舅

唐玄宗

唐玄宗之在東宮為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于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方妊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以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宫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者劑以獻玄宗得樂喜盡去左右獨篝火於殿中煮未熟急而假寐

盼蠻之際有神人長丈餘馬具飾身被金甲操戈繞樂
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篝火又投
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見復煮如初凡
三煮皆覆之乃止則明日說又至告之說降階肅拜賀
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
告說說每因進講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
與為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均若親戚昆弟云

出柳氏史

叱金像

初唐有神像用金而製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於宮中局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中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即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于地上喜笑曰誠如說我為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

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
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
盡契其占也

出宣
室志

天寶符

唐開元末于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乘
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
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歌之曰
得寶耶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得寶之年遂改元為天

寶

出開天
傳信記

蜀當歸

僧一行將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於帝帝發視之乃蜀當歸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出開
天傳

信
記

萬里橋

玄宗幸東都偶然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淒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

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西狩初至成
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是橋何名節度崔圓躍馬
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

憂矣

出松
憲錄

唐肅宗

肅宗在東都為李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鬚髮
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
至顧見宮中庭宇不灑掃樂器屏幃塵埃積其間左右

使令無有女妓上為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上在禁中不知力士呼為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家子女頗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以為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

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
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
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
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
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為子自左脇劍決而入痛殆
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縫
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生三日也
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

舒負嫗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嫗叩頭具服上睨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畱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乎

出柳氏史

唐武宗

唐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為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

龍飛于古文光字實從光馬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出真陵十

七事

唐宣宗

唐宣宗在藩時常從駕回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先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于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上喜獨自負舉一甌已而體

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遂即皇帝位

出真陵十七事

迎光王

太子賓客盧真有猶子曾為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歷補為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則告卑官屑屑然非其願也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旌旆千乘萬騎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帝崩光王果即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焉

出宣室志

唐懿宗

唐懿宗器度沈厚形貌瑰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於卧內上疾稍退妃具以狀告上曰無泄是言貴不相忘更嘗大雪盈尺而上寢室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揆暈及上自鄆王即位揆暈之言應矣宣宗製泰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晏咸通上垂拱而號咸通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鄭太后厭代而疏素悲毀同士人

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

出杜陽編

唐僖宗

唐丞相隴西公李蔚建大旆于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泗州狀言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將祈禮者睢盱顧視如病風狂云後二年國有變亂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循廊喧叫聚人甚衆不跡其來釋徒大恐且欲拘縻之際則齊登峻塔投身而下其一不救其一墜傷狂痛昏迷詰問不獲丞相立命焚其狀仍牒州杖殺之至

十四年果懿皇晏駕八月僖宗即位乃是普王

出唐史

李邵

唐李邵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
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
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出感
定錄

後唐太祖

後唐太祖在姪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
人市藥于鴈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

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
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
善騎射曾於新城北酒酹于毗沙門天王塑像請與交
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于壁間所居帳內時有火聚
或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火征龐勛臨陣出沒如神號為
龍虎子

出北夢
瑣言

後唐明宗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鴈門逆

旅逆旅媼方妊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
至速宜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
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
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言

夢瑣言

潞王

清泰之在岐陽也有馬步判官何某年逾八十忽暴卒
云有使者拘錄引出冥間見陰君曰汝無他過今放汝

還與吾言於潞王曰來年三月當帝天下可速返達吾之旨言訖引出使者送歸及蘇遂以其事密白王之左右咸以妖妄而莫之信由是不得聞于王月餘又暴卒入冥復見陰君陰君怒而責之曰何故受吾教而竟不能達耶徐曰放汝去可速導吾言仍請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惶恐而退見其庭院廊廡之下簿書雜亂吏胥交橫何問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陞降去留將來之官爵也及再活託以詞訟見王及見之且曰某有

密事上白王因屏左右問之備述所見王未之信何曰
某年踰八十死在旦夕豈敢虛妄也王默遣之來春果
下詔攻岐陽唯何叟獨喜知其必驗至期何叟之言毫
髮無差矣清泰即位擢何叟為天興縣令固知冥數前
定人力豈能過之乎

出王氏
見聞

晉高祖

清泰中晉高祖潛龍于并部也常一日從容謂賓佐云
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于路過

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此羣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

出玉堂

閒話

偽蜀主舅

偽蜀主之舅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牆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

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厯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其基構華麗侔於宮室遂戲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兆也

出王氏
見聞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七

徵應三

呂望

仲尼

文翁

董仲舒

何比干

五鹿充宗

王溥

應樞

袁安

陳仲舉

張承

張氏

司馬休之

杜慈

武士彠

張文成

上官昭容

崔行功

李正己

李揆

賈隱林

張子良

鄭綱

呂望

呂望釣于渭濱獲鯉魚剖腹得書曰呂望封于齊

出說苑

仲尼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魯襄之代夜有二神女擎香
露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樂空中有言曰天感生聖

子故降以和樂有五老列徵在之庭中五老者蓋五星精也夫子未生之前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子繼衰周為素王徵在以繡紱繫麟之角相者云夫子殷湯之後水德而為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畋于大澤得麟示夫子繫紱尚存夫子見之抱而解紱涕下沾襟

出王
子年
拾遺記

文翁

漢文翁嘗起田所柴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載土著柴

中比曉塘成稻常收嘗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
八尺翁先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
所欲後果為蜀郡守

出小
說

董仲舒

漢董仲舒常夢蛟龍入懷中乃作春秋繁露

出小
說

何比干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未已門首
有老嫗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濡比干

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

出幽明錄

五鹿充宗

漢五鹿充宗受學于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又為名學也

出西京雜記

王溥

後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吏入錢者得為官琅邪王溥其先吉為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無貲不得仕乃挾竹簡搖筆洛陽市傭書為人美形貌又多文詞儻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實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而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溥以得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

門主也

出拾遺錄

應樞

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

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出孝子傳

袁安

漢袁安父亡母使安以鷄酒詣卜工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知好葬地安以鷄酒禮

之畢告安地處云當此世為貴公便與別數步顧視皆
不見安疑是神人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

五公焉

出幽
明錄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
夜三更更有扣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
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
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

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出幽
明錄

張承

孫氏懷張承時乘輕舫于江浦忽見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呪曰若為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于房中一宿不復見母嗟惜之隣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鵠聳翻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鵠是延年之

物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闔閭葬其妹殉以美人寶劍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雲覆其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鵲翔乎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為白鵲後承生昭位輔吳將軍年九十地鵲之祥也

出王子年拾遺記

張氏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

惡之披懷而呪曰鳩爾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飛入我懷鳩飛入懷乃化為一銅鈎從爾資產巨萬

出法苑
編珠

司馬休之

晉司馬休之安帝族子遇難出奔所乘騅常于牀前養之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即試鞚之則不動休之還坐馬又驚因騎馬即驟出行十里餘慕容超收使已至奔馳僅得歸晉

出廣古今
五行記

杜慈

秦苻生壽光年每宴集後入者皆斬之尚書郎杜慈奔
馳疲倦假寢省中夢一人乘黑驢曰寧畱而同死將去
而獨生慈聞驚覺取馬遁走乃免餘皆斬

出廣古今
五行記

武士護

唐武士護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
為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為叢林森茂因致大富
士護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為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

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
士獲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厦之秋及士獲貴達文寶依
之位終刺史

出太原
事跡

張文成

唐率更令張文成象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為不祥連唾
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畢賀客已在門矣

出國
史異

纂

又一說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

鼠囓又蜘蛛大如栗當寢門上懸絲經數日大赦加階授五品男不宰鼠亦囓腰帶欲斷尋選授博野尉

出朝野僉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子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

出嘉話錄

崔行功

唐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魚袋鉤鐵不數日加大夫也

出國史異纂

李正己

唐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為兵馬使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置于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疊石像佛默祈冥助時近臘月心慕同儕歎咤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

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
看牆上有青鳥子噪即是富貴時至即驚覺復不見人
有頃天曙忽有青鳥數十大如雀時集牆上俄聞三軍
叫呼逐出希逸壞鏐取懷玉權知留後

出酉陽
雜俎

李揆

唐代宗帝臨軒送上計郡守百僚外辦御輦俯及殿之
橫門帝忽駐輦召北省官謂曰我常記先朝每餞計吏
皆有德音以申誠勵今獨無有可乎宰相勿遽不暇奏

對帝曰且罷朝撰詞以俟異日中書舍人李揆越班伏
奏曰陛下送計吏勅下已久遠近咸知今忽臨朝改移
或恐四方乍聞妄生疑惑今止須制詞臣請立操翰伏
乞陛下稍駐鑾輅帝俞之遂命紙筆即令御前起草隨
遣書工寫錄頃刻而畢及宣詔每遇要處帝必目揆于
班中外日俟揆之新命時方盛暑揆夜寢于堂之前軒
而空其中堂為晝日避暑之所於一夜忽有巨狐鳴噪
于庭仍人立跳躍目光迸射久之踰垣而去揆甚惡之

是夜未艾忽聞中堂動盪喧阗若有異物即令執燭開門以視人輩驚駭返走皆曰有物甚異揆即就窺乃有蝦蟇大如三斗金兩目朱殷蹲踞嚼沫揆不令損害塔前素有漬瓜果大銅盆可受一斛遂令家人覆其盆而合之因扃其門亦無他變將曉揆入朝其日拜相及歸親族列賀因話諸怪即遣啓戶揭盆視之已失其物矣

出異苑

賈隱林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豈敢令朕止於林木間姜公輔曰不然但地亦應乃奉天尉賈隱林謁帝于行在帝觀隱林氣色雄傑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星者所奏之語隱林即天寶末賈修之猶子帝因召于卧内以探籌畧之深淺隱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帝甚異之隱林奏曰臣昨夢日墮于地臣以頭戴日上天帝曰朕此來也乃已前定遂拜隱林為侍御史糾劾行在尋遷左常侍

出神
異錄

張子良

唐永貞二年春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
漿甕水盡入井飲之是月九日節度使李錡詔召不赴
闕欲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圍城李錡
就擒子良拜金吾將軍尋拜方鎮

出祥異
集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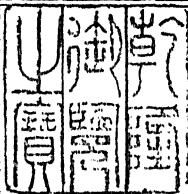
鄭綯

唐丞相鄭綯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來投瓦礫五六
夜不絕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

復還昭國鄭公歸心釋門宴處常在禪室及歸昭國入
方丈嬉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

亦絕翌日拜相

出祥異
集驗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七